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回医药学丛书》

《回回药方》探秘

单于德 单利 编著

中国回医药学是以吸纳、改造世界东西方生态医学思想和原理来研究人体结构、功能与平衡，并进而研究人体失衡的动因、机制及防治方法的医学；是以认识、预防、治疗人的身心疾病为手段，以保持、恢复、增强人的身心健康和适应天地自然的能力为目的的综合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回药方探秘 / 单于德, 单利编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5
(中国回医药学丛书)
ISBN 978-7-227-06340-7

I. ①回…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回族—方书—研究 IV. ①R2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8233 号

中国回医药学丛书

《回回药方》探秘

单于德 单利 编著

责任编辑 丁 佳 杨 皎

封面设计 邵士雷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1939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1580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340-7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回医药学百科全书式的《回回药方》三十六卷秘藏深宫 500 余年,无人知晓,我国医药界对此书亦了解甚少。最早介绍《回回药方》的是 1986 年出版的范行准先生主编的《中国医学史略》:“元代有回回药方三十余卷传入中国,内用四元说,而外科创伤,多用外敷药。惜其书深秘宫廷,故没有发生作用,盖或为元代药物院所藏之书。原书早佚,现北京图书馆所存的残本,为明抄本。”

最早提醒人们注意《回回药方》的是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回回人入中国者,多以卖药为业,其俗至今尚存。京师图书馆善本室有《回回药方》三十六卷。”但此信息并未引起国内医药界的足够重视。

然而,《回回药方》在历史上确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如英国著名汉学家莱利斯博士在《伊斯兰汉文籍考》中写道:“穆斯林汉文医药著作主要是明代的《回回药方》三十六卷,该书共四(大)卷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图书馆。”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回医药学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没有人对《回回药方》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这严重地制约了回族医学应有的发展。1986 年 2 月 5 日,笔者在《宁夏日报》第 3 版率先发表了《中阿医药交流与〈回回药方〉》一文;并于 1989 年首届(西安)“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时,正式发布了《回回药方》残本横排简体字点校本。1991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安迪光先生提出“中国回回医学是回回人及其先民将同步移植东土的阿拉伯医药文化与中华传统医药文化不断整合与创新的结晶”——也即“东西合璧的产物”,至此,中国回医药学才开始引起了海内外热衷于传统医药学人士的关注。

1990年5月,陕西中医研究院出版简体字横排点校本《回回药方》残卷本,并发表研究论文多篇,从不同层面对《回回药方》残本进行研究。同年,单于德先生向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提交《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兴盛的历史经验》并获世界传统医学优秀成果大奖。期间,国家对民族医学的发掘保护利用等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中国回医药学才与其他民族医学一样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此后,回医药事业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994年4月,由宁夏中医药学会和宁夏中医药管理局承办的“宁夏首届回族医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会上交流论文31篇并成立了“宁夏回族医药研究会”。与会同志认识到“就目前现状而言,回医药属于理论体系尚不完备,医疗、教学、科研功能不健全,机构建设发展不配套的民族医药”。为此,单于德先生在《宁夏回族医学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进步》一文中写道:“回族医学承袭了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的哲学原理和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四液和四禀性说,与中国汉儒文化阴阳五行说的交融过程中,融会贯通真——元气—阴(静)阳(动)—四元—三子—四性,四液,脑与经络,身心脏腑,重新发挥其义,组成一个完整的、绽放出典型东方色彩的古老而新生的民族医学。故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一脉相承,又各具所长,与中医学的关系为兄弟关系,而非隶属。因此,在伊斯兰医学问世以后,一部医书是否以‘真一’、‘四性’说来指导实际成为伊斯兰医学与非伊斯兰医学的主要区别。”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回医药学的研究亦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阿关系史学者宋岷先生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编著出版了《回回药方考释》和《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两本著作。宋岷先生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谙熟阿拉伯历史,对元末明初抄本《回回药方》做了深入详尽的考释,这是中国医学史和临床医学的学者很难做到的。《回回药方考释》不仅考释了《回回药方》的诸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音译名中佶屈聱牙的药物、方剂,而且通过研究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与阿拉伯世界的医药文化交流的历史史料,并通过《回回药方》这一窗口展示了中国古代医药文化;通过阿拉伯与古希腊文化的联系,回答了著名世界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博士提出的疑问——中国的古代科技虽然发达,但遗憾的是,中国汉文化典籍中找不到与欧洲的希腊、罗马的科学文化相关联的记载。现在,在《回回药方》一书中,我们终于看到中国医学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甚至与古希腊罗马医

学的密切交往,也听到了中国医学,确切地说,是中国回医药学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遥远对话,从而使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东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回族医药学。

中国回医药学的形成以元帝国时期大都和上都“回回药物院”的建成和《回回药方》问世为标志,大约形成于12世纪初。今天看来,中国回医药学是一个古老而新生的民族医学,说它古老是指它距今已有六百余年;说它新生,是说时至今日它才复而崛起,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回医药学与中医学、藏医学、蒙医学等都是伟大祖国的医学宝库和文化宝库,但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回医药学丢失太多,继承太少,抢救太迟,建设不足,给我们这一代留下了严重的历史责任。

面对中国回医药学支离破碎,难成学说和体系的少量佚文遗卷的局面,单于德先生从阿拉伯历史与伊斯兰哲学史中吸取营养,依赖文献挖掘整理和思辨性理性分析,去伪存真,撷取回医精华,历经20年的艰辛,于2003年和2005年相继编著成四部医著——《回族医药学简史》、《回药本草》、《回族医学奥义》、《回族大拱北医术》,以及陆续发表于《亚太传统医学》、《中国民族医药杂志》、《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回族研究》、《中国穆斯林》等国内外医学期刊中的30多篇回医研究论文,回族医药学理法和方药体系才具雏形。在回族医学的整理研究中重中之重是对《回回药方》中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语名词逐一进行甄别、意译、考证与注释,还须用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医药科学方面的知识,对每项词语病状语汇做综合性研究,以此对药物的产地、性能、方剂名称及医师名字出现的历史背景做出尽量准确的解答。

单于德

前言	单于德 / 1
《回回药方》研究概览	单利 / 1
独放异彩 别具一格的《回回药方》	单于德 / 8
回回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交流	单利 / 11
《回回药方》与波斯医学的交流	单于德 / 18
《回回药方》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关系	单于德 / 21
《回回药方》的医学基础理论	单于德 / 33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兴盛的历史经验	单于德 / 38
《回回药方》五大著名系列方	单于德 / 49
《回回药方》中的鼻滴疗法	单于德 / 80
《回回药方》中的烙灸疗法	单利 / 85
《回回药方》中的外敷药膏	单利 / 88
《回回药方》中药物外治法	单利 / 92
《回回药方》创伤科的学术思想	单利 / 96
《回回药方》残本中的制剂与药方	单于德 / 99
回医是东西医学结合的典范	单于德 / 127
《回回药方》汉阿译名对照	单于德 / 143
《回回药方》“禀性衰败论”释义	单于德 / 194
《回回药方》治疗风湿病的优势	单利 / 200
《回回药方》与张氏回医正骨疗法的传承	单于德 张金东 / 204
《回回药方》骨伤理论探秘	单于德 / 213
《回回药方》对骨折整复愈合迟的论治	单于德 / 221
参考文献	/ 224





《回回药方》研究概览

单 利

通过对大量《回回药方》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回回药方》成书年代

《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目前学界共有三类说法:即元代说、明初期说、明晚期说。

(一) 元代说

于文忠在《中国回回医药史略》中指出:《回回药方》“应该说这是一部为元大都回回药物院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医药著作”,而且“具有元代回回民族医药的特点”。

安迪光在《西域科学文化东传与“回回药方”初探》中亦提出:“从书中存在的盛行于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语汇来看,此书应成书于元代。”又进一步提出:“把《回回药方》成书年代定于明代晚期,显然是和时代背景相脱节的,也忽视了本书独特的语言环境。”

王雪苔先生在《论“回回药方”与回回医学的整理研究》一文中指出:“关于此书的撰写年代,多数人认为写于元代,然亦有人认为撰于明初,有人甚至认为,撰于明末,我同意撰于元代之说。”又指出:“按《永乐大典》编纂完成于明代永乐六年(1408年)所录诸书(包括《回回医书·内科》、《回回医书·外科》及《回回医书·药方》或《回回药方》——作者按)均为宋、元版本,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名为《回回医书》或《回回药方》这部专著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元代。”

据考证,元代时,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大都、上都始置“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①此后,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拨隶

^①杨怀中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广惠司”，从此，“回回医药”、“回回药物”就成了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在中国的别称，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在元代被统称为回回医学，回回医学在元朝有着较高的地位。在元朝，与伊斯兰医药有相当密切关系的机构还有至元十年（1273 年）春正月丁卯日始立的“秘书监”，其中有从西域输入或由元朝回回医师撰写的诸种回回医书药志，被统称作“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是阿拉伯语“医、医学”的音译。这均说明，包括《回回药方》在内的回回医书药志都是元代回回医家必备和撰写的行医、用药的依据，并有了用汉文撰写的回回医著。

（二）明初期说

宋岷先生在《回回药方考释》中指出：“我认为，《回回药方》之成书当在明朝初期的洪武年间，亦即今日之北京于其时被称作北平的那个时期。”其根据是《回回药方》卷之十二文中的“家雀儿”、“黎鸡儿”，“明确在带有元大都时期形成的，共保存至今的北京人口语中的儿化音。故可知，无论此书最终编成于何处，然而，其作者中确有久居北京的人士”。并确定呼称“北平”时期，“显然是明代洪武年间（1368~1402 年）的北平。”

（三）明晚期说

苏礼在《〈回回药方〉述要》中介绍《回回药方》中的下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手法时，引用原文：“若脱出日久，坚实难入本处者。宜令病人堂子内坐，以热水或紫花儿油滴病处，令其软却移入则易。”其中“堂子”只有后金国的宫廷才有，《回回药方》中无花果和阿芙蓉两味药是引用明代朱橚的《救荒本草》和明晚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即可确定《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其下限可能是 1616 年。也就是说，《回回药方》一书大致成书于公元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期（1593~1616 年）即明万历二十一年到明万历四十四年之间。”

苏氏考察《回回药方》残本中所用的一些中药见载时间，将此作为判断该书成书年代的依据，是不了解在中国隋唐时代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已经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很多药物，包括香药，多是通过海上香药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并见诸《唐本草》、《海药本草》以及之后的《宋修本草》中。而苏氏认为无花果产于中国南部，殊不知无花果的原产地是西亚的阿拉伯波斯地区，阿拉伯称作“宛提尼”。而作为药用首载于明《救荒本草》，将《回回药方》引用考定源自明代，说明《回回药方》成书于明晚期。李时珍《本草纲目》称无花果为“阿狙”生波斯，拂菻人（叙利亚）呼为“底珍”。故“底珍”是无花果的叙利亚语的音译，足见，无花



果于唐代已传入中国。“安只而”、“提尼”又是波斯语无花果的音译。今天回族民间仍称无花果为“万缡提”。《回回药方》中的无花果及诸多药物的疗法来源于古阿拉伯波斯医方书,更不能说无花果“不见元以前诸家本草典籍”。

又如“阿夫荣”为阿拉伯语词“鸦片”的音译,在《回回药方》中又称作“阿肥荣”、“安崩”。“安崩”为波斯语词“鸦片”的音译,此药是罂粟子,《回回药方》称作“御米子”,其中提取出来的汁液,干燥后凝为鸦片,据伊本·贝塔尔《药典》所载:鸦片的原生地是埃及艾斯尤特高原。后来随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印度、阿富汗和中国。与鸦片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底野迦”(即《回回药方》中的“他而牙吉解毒剂”),最先被收入《新修本草》。其实《旧唐书》卷一九八记有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大秦国(即拜占庭罗马帝国)“遣使献底野迦”。可知,唐代此药是从欧洲的希腊故地传入,时至元代,此方剂又从阿拉伯传入。《回回药方》中称名:“他而牙吉”。“底野迦”创制于公元前4世纪。为多种药物合成的解毒剂,在阿拉伯医书中有十几种“他而牙吉解毒剂”,不是什么“鸦片”的别名。而苏氏依此认为:《回回药方》中的阿夫荣引自《本草纲目》,而不是引自诸多阿拉伯、波斯医方书。并依此断言《回回药方》成书于明晚期。

二、《回回药方》的学术定位

(一) 回医药学

李经纬先生在《试论回族医药文化》一文中指出:“这部书虽然现在只残存4卷,但为我们了解中国回医药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虽然有认为该书是元代阿拉伯医学之遗著,有认为由阿拉伯文译成者,但比较可信的一种看法认为,该书是以阿拉伯医学为主,同时包涵着中医药内容的著作,是一种中外医学科学交流的产物,是一种中国回医药学传入后在蒙古和元代百余年间同汉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逐渐汇合而有着明显的阿拉伯医学特点的一部医学著作。《回回药方》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回族医学的概况。”

(二) “东西合璧”说

王雪苔先生在《论〈回回药方〉与回回医学的整理研究》中指出:“《回回药方》是用汉文撰写的,其中有不少阿拉伯医学病名和药名的音译,还夹杂着阿拉伯文字。尽管如此,此书却不是阿拉伯医书译本,也不是阿拉伯医学用汉文重编。从内容上看,此书既包含阿拉伯医学成分,也包含中医成分,可能还有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医学成分,实际上是东西方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



安迪光先生在《西域科学文化东传与〈回回药方〉初探》中指出：“《回回药方》绝不是阿拉伯医学著作的译著，而应是回回先民，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不断地吸收、总结、整合、创新的结果，是凝聚着多民族先进医学思想和实践的产物。”“《回回药方》吸收了中世纪以来的阿拉伯地区先进的医学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同时，它又深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一部东西合璧的医药宝典。”

（三）回族中医说

于文忠先生在《中国回回医药史略》中指出：“《回回药方》通篇看不到阴阳五行，六经辨证，脏腑学说等迹象，故迥然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在病因病机的论述中，明显保留有体液病理学说的特点；在治疗上除多种医方外，尚遗有灌肠、泻下、放血、烧灼术等技术，并多处应用巴豆、芦荟、蜂蜜等有泻下作用的药物等，显然是以排除体内过剩的或‘腐败’的体液为目的的。”因此，于先生认为，《回回药方》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以阿拉伯医学为滥觞的。又指出：“把《回回药方》视为中国回族先民的医学著作，是符合中国回族史的发展实际的。”“《回回药方》是中、阿医药初步汇合的体现。《回回药方》既保存有阿拉伯医学的基本特征，也闪烁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和中国传统医学的成分。”

冯增烈先生在《回回药方（校点本）·前言》中指出：“《回回药方》以这种阿拉伯医学为基础，又吸收了不少汉医的药物疗法，甚至脉学穴位，以及计量中‘钱’的概念，以汉医悠久的疗法为主而进行诊治，同时也出现了属于汉医医疗体系中的回族中医。”“它对人体生理和疾病的病理、病因，也具有较成熟的理念认识。”“它的方剂自成体系”，“它还有着奇特的用药和疗法”，“它的某些理论和学科又具有其独特性和实证性”。

苏礼先生在《回回药方述要》中指出：“《回回药方》一书，是一部以在中国流传的阿拉伯医学发展而来的古回回医为主体，同时包含有中（汉）医药学内容的中国古代医学著作；其作者是我国明代精通回汉学的回回民间医生。”“《回回药方》残本中含有大量我国古回回医的经验结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医药学说

单于德先生在《“回回药方”对发掘整理研究回族医药的启迪》中指出：“《回回药方》的主要内容多源于阿拉伯医书，故回族医学的学术思想源于阿拉伯—



伊斯兰医学体系。”“亦说明回族医学是中国汉儒医药文化同外来的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地区 and 民族的伊斯兰医药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其中,尤为显著的是,波斯医药文化特色,这同宋、元时代来华的回回人多为波斯人有关。在其编著的《回回药方》中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回回医人在其医疗实践中将各不相同的多种阿拉伯—伊斯兰医药方书及译本,按其主治功能归类,再按照医学百科全书《医典》的体例编撰成用汉字表达的医书,即为中国的回族医学的百科全书。”

(五) 阿拉伯伊斯兰医书的译本说

宋岷先生在《伊斯兰医学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与贡献》中指出:“《回回药方》不仅录有不少《医典》的内容,还提到《医典》作者伊本·西那的阿拉伯语名——阿不阿里撒纳。此外,还提到了许多《医典》上没有的古希腊医生和大食国的医家和医书。这些《医典》外的人名和书名表明,《回回药方》的作者已将伊斯兰医学史上最优秀的几部医书的内容都编入其中。这也表明,这些医书同《医典》一同于元代传入中国,并与元秘书监所藏的“忒毕医经十三部”的内容有直接关系,《回回药方》仅存的4卷,已向读者展现了伊斯兰医学的基本风貌,故可知其36卷的全书绝非等闲之作。它实为诞生于中国的用汉文表述的伊斯兰医学的百科全书,它既是伊斯兰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见证,又是中国医学宝藏中的瑰宝,更是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晶。”

以上可看出,在近代出版的书刊中,关于《回回药方》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价值,有人认为是外来的阿拉伯医书译本;有人认为是“内容丰富的中国回族医药方书”;有人认为是“以阿拉伯的医学为主,同时包含着中医药的内容的著作,是一部中外医学科学交流的产物”;有人认为作者系西域人,或是西域人与中国人的合撰,或是由中国的回族和汉族中的“西域通”编写;也有人认为“应为阿拉伯医学与中医学的混合品。”宋岷先生说:“《回回药方》的内容是源自诸种阿拉伯医书的。其学术思想应属于阿拉伯医学体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先生在《促进中医学与民族医学的广泛交流》一文中认同单于德先生说的:“回族医药学的渊源,实质上是继承、消化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吸收中华传统医学的完美结合,是东西合璧的民族医学。”

三、《回回药方》中引用的阿拉伯医学文献

通过《回回药方》中引用的诸多药名、方剂名和医学家人名可以看出,元代



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唐代——笔者注),特别是阿拉伯科学文化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伊斯兰时代就已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等西方科学文化的精华,所以它在中国的传播,也间接地将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天文和医学传到了中国。然而,其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不仅没有随阿拉伯帝国的灭亡而衰亡。相反它传到中国,同中国传统医学在交流融汇中巧妙地结合,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医学体系——中国回医药学。以《回回药方》三十六卷本典籍问世为标志而达到了高峰。

除了《回回药方》,当时中国回回医人,还引进了至少 13 部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书籍医典。据考证:回回司天监提点札马鲁丁官邸藏有“回回书籍”47 部卷,其中就有“忒毕医经十三部”,这也是已知的元代唯一引进的阿拉伯医学著作。

笔者考释了《回回药方》中引用的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家及其医著可知,以下著述医典曾于元代传入中国。

1. 伊本·西那,其拉丁语名是阿维森纳。在《回回药方》中写作“卜阿里”、“艾卜·阿里”或“阿不阿里撒纳”,其医著为《医典》(共 5 卷),又名《医学法典》。
2. 拉齐,其拉丁文名为 Rhazes。《回回药方》中写作“马哈麻(的本)咱可牙”。其著名的医书《医学集成》,又名《万国医典》。
3. 麦朱西。《回回药方》虽未记载他的名字,但引用他的著名医书《医术全书》,又叫《王书》。在《回回药方》中写作“可眉里文书”即麦朱西《医术全书》的简称。
4. 沙卜而·本·撒哈里与撒哈而八黑忒。其中沙卜而·本·撒哈里,《回回药方》中写成“沙卜而撒哈里”,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药理学》,在《回回药方》中写成《加刺八丁》。至于“撒哈而八黑忒”其全名为“伊萨·伊本·撒哈而八黑忒”,其医学著述有《草药的功效》,并为希波克拉底医书写了《说明书》后三篇论文。
5. 麻而瓦吉。其全名为“艾卜·叶海亚·麦尔瓦鲁吉”,他所著的医书不详,但他的医疗方剂“古里古刺纳麻而瓦吉方”确在《回回药方》中被引用。
6. 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回回药方》中写作“虎西尼·宾·亦西哈黑”,他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作家。《回回药方》中引用他的著名治方“失里撒”方剂,此二方是哈奴尼说者,而“哈奴尼”正与“虎西尼·宾·亦西哈黑”是同一个人。因他的方剂被写进了《回回药方》,说明他的医书也应在元代传入中国。



对于安迪光先生提及的“忽儿木思”，在《回回药方》中写作“忽儿木思”，有时又写作马竹尼“虎而谟西”，这两种写法，在阿拉伯语中是一样的，也可译成“赫尔梅斯”。这是上古时期的医生名。基福提《哲学家史》中提到在挪亚方舟故事大洪水时期前后有三位叫“虎而谟西”即“赫尔梅斯”的医生。其中在大洪水时期挪亚方舟故事之前居住在古埃及的人，古希伯来人称之为先知海努赫，是人祖阿丹的六世孙，通晓医学。《回回药方》中引用了依他名字命名的方剂。

《回回药方》记载的医学家名还有“阿儿可阿你思”。此人是罗马帝国图拉真时代的古叙利亚医生。据《阿拉伯医学简史》言，此人善治乳腺癌、血尿、遗精，其著作有《慢性病》、《论肾病》等。

综上所述，《回回药方》吸收了中世纪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先进的医学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虽然书中收载并编录有不少除《医典》以外的古希腊和古阿拉伯医家和医书，但绝不是阿拉伯医学著作的译本。《回回药方》所收载的诸多诊治手法和方药反映了东西方不同的医学渊源，包括中华传统医学中丰富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所以《回回药方》既保留继承了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中的“真一”、“四元”、“三子”与“四体液”、“禀性”、“疾病根源”说，同时也吸收消化了中医学中“元气”、“阴阳”、“脏腑经络”等学说，这些均是回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术结晶，其所代表的回族医药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世界传统医学之一的阿拉伯医学体系中一支。挖掘、整理、研究《回回药方》这份珍贵的回族医学文化遗产，无疑会极大地丰富回族医学的内涵。

同时，《回回药方》反映了古希腊罗马医学文化通过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医学融合成东西合璧的一种医学文化体系——回族医学的全过程，对研究东西方医药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是研究世界传统医学东西方医学科学文化交流的典范。



独放异彩 别具一格的《回回药方》

单于德

中国回医药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与辉煌的历史沿革而自立于世界民族医学之林,并以其东西方医学文化高度结合的异彩,而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回医药学,究其根源,是 8~12 世纪形成并蓬勃发展于西亚、中亚的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的产物。从唐代起,通过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随着诸多伊斯兰的医药知识和香药传到中国,受到中国唐宋时期朝野上下的欢迎。到了元代,它发展成一种散漫于民间、行用于军旅的医药方术,在同东土汉文化自然地融合中发展成体系完整、机构独立于中医之外的东西合璧的中国回医药学。

中国回医药学在中国元明时代的行用,亦使其理论著作、方剂药书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元秘书监收藏的数以百计的伊斯兰各类科学书籍中,就有“忒毕医经十三部”,与此同时,中国的回回医人为行医之便及传示门生、子弟之需,遂将这类回回医书译成汉文。这些医书的传入和译著抄本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界认识、了解中国回医药学是有很大帮助的。具有远见卓识、提倡科学文化事业的回回医人兼收并蓄了诸家回回医书的汉译抄本,分门别类地编撰诸事,历经数年,遂诞生了众所周知的《回回药方》。该书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见证,又是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晶,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回回药方》不著撰人,现存红格明代抄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成书年代为元代或元明之际。原书三十六卷,现仅存残本四卷,全书由汉文写成,但也混杂有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药物名、人物名、方剂名。现存四卷共 485 页,



约20万字,其中3卷载有方剂,多达656首之多。内容兼有内、外、妇、儿、骨伤、皮肤、神经诸科及药物制剂、针灸等疗法。

《回回药方》以叙方为主,方论结合。残卷常用药物259种,其中从中亚、西亚传入的香药多达113种,并有诸多伊斯兰医学的传统用药,如东罗马的茴香(大茴香),喀布尔的诃梨勒,亚美尼亚的石头(天青石),印度的化食丹,犹太地面的膏子药,科尔曼的茴香,阿拉伯的橄榄油,索科特拉岛的芦荟,波斯的紫丁香、都龙知(吐根),土耳其的龙胆、朵梯牙(皓矾)、可铁刺(西黄蓍胶)、猩猩毛发、红宝石,亚美尼亚产的红玄武土,埃及产的缟玛瑙、尼罗河的果实、松子、山香菜,西域芸香(漆树科乳香)、咱法阑(番红花)、阿飞勇(鸦片)、李子树胶(三额、阿拉伯树胶)、法尼的砂糖(锭子砂糖)、可落牙(产于亚美尼亚的蒟蒻,维吾尔族呼作孜然)、哈而八吉(藜芦)、海速木(洋蒿)、奄摩勒(余甘子)等。有些本是华化已久的胡药,如苏合香、荜茇、肉豆蔻、安息香、龙脑、胡椒、菖蒲、乳香、没药、肭肭脐、安石榴、血竭、阿月浑子、胡葱等。还如巴豆、肉桂、大黄、麻黄、黄连又是阿拉伯、西亚久用的产自中国的药物。

在药物剂型运用方面,《回回药方》大量地增加了丸、散、膏、露、剂的处方。这些方剂多以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航海贸易所经诸热带国家出产的草本植物的汁液、乳浆(如墨牵牛子、芦荟)和木本植物的树脂胶油(如乳香、安息香)为主。这些凝脂富含多种挥发油,倘若沿用中国传统煎药法,其有效成分就会丧失。故只能将它制成丸、散、膏、露。这也是回回药物学对中国医药的重大影响和贡献。

《回回药方》中的医学理论体系,受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影响,坚持“真一、阴阳、四元、三子”说,继承了中世纪医学理论的精华,即四体液、四性及稟性学说。四体液,即白体液、红体液、黄体液、黑体液;四性,即冷(寒)、热、干(燥)、湿(润),中国回医药学认为“四元”(土、火、水、气)为万有形色之宗元。四元不是四种“物质元素”,而是四种生化运动方式。这与其学术渊源的古希腊著名的“四元素”、古印度的“四大”及中医“五行”等有形物质结构说相去甚远。中国回医药学还将古希腊“四质液”学说,改造为“白、黄、红、黑”四液,并将其纳入元气、四性理论中加以运用,四元乃是生化四体液的基础。每种“稟性”又是液体在人体中分布多寡及气质异常的特征。亦即每个人的稟性、气质又受体液的制约和调节。在“四性”中,相反的性质是不能共处于同一事物的,即有冷就无热,有燥则



无润(湿)。冷只能与湿或燥同在一物。所以,中国回医药学理论中特有的“四性”气质学说,实为与其他民族传统医学的主要区别。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承袭了古希腊的医学理论,将“四禀性”按其微显的不同程度,大致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最轻微的,第四等是最显著的。《回回药方》沿用其说,用以表述药物的属性和人体的病理变化。其卷十二言:“此病干热,多因冷湿。净冷多在一处,不在浑身。治者易也。”又有“马竹尼海撒而方(恺撒舐剂)能治暗风,左瘫右痪症候。又冷根源,心跳症候。日久发热、胃经疼。气窄。因润盛,或饱满发噎。用之皆得济。又能克化饮食”。卷之三十言:“大西阿里徙西方”、“凡因冷、因润改动禀气,用之得齐”。卷三十四言:“凡伤损疮在筋上者,并治法”、“又要知筋经能受,速作坏,盖缘筋经本体原是凝定润的动静,但遇外来的热或润,必速热坏了”。又言:“要知伤损并肿,筋经疼症候,皆宜用精粹的药,其热与燥的性,皆要得中,热不可使烧,燥不可使太盛。”以上事例表明,《回回药方》虽未直接用“气、火、水、土”等四元来表述,然而却运用“四元”衍化理论“四液”、“四性”来解释病机演化。在表述病理过程中,又常提到“四根源”,如黑白根源、白疾根源。

东西合璧的中国回医药学得以植根于中国,且能根深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乃是一代代中国回族医学家不断耕耘、奉献的结果。

《回回药方》学术价值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现在已知研究回族医学文化理论与临床实践不可多得的瑰宝,是东西文化交流、渗透、整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书中既包含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也包含外来医药,同时反映出其他兄弟民族的医药特点。

第二,《回回药方》是研究阿拉伯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交流、借鉴、融合的重要史料文献,在研究东西方医学史、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第三,《回回药方》继承、消化了古代阿拉伯医学和中华传统医学丰富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是回族医学的重要典籍,其所代表的回族医学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回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和发展回医宝库,无疑会丰富人类医学的内容。



回回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交流

单 利

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吸收了古希腊医学的哲学原理、医术理论,继承阿拉伯等地中海周边地区诸民族的古老医学遗产,并吸收了古代印度、波斯、中国等东方诸国的医术和药物学知识。它是中世纪比较先进的医学,对东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早在6世纪,穆罕默德就曾指出“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7世纪初,穆圣的继承者们建立了伍麦叶王朝,其势力拓展到印度北部、北非及西班牙,形成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哈里发大帝国。这一时期,也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大发展时期,它一方面继承了阿拉伯各地的医学遗产,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等东西方医药文化。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伊斯兰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9世纪初,马蒙哈里发时期,首都巴格达已经成为中世纪阿拉伯科学文化中心,这一时期也是伊斯兰医学发展的鼎盛时代,从而涌现出如拉齐和伊本·西那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医学名人,尤其是伊本·西那的巨著《医典》,是对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从实践上升为理论的全面总结。伊本·西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理论家、临床医师、外科专家,而且是一位不平凡的哲学家、诗人,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罗马的盖伦,并称医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也是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东西方医学相结合的先驱。所以,伊本·西那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理论与拉齐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临床医学相得益彰,均为伊斯兰世界观改造的东西方医学结合的典范,促进了伊斯兰医学的蓬勃发展。各族穆斯林医药学者也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出色的继承者、研究者和传播者。期间,阿拉伯伊斯兰科技文化通过海上香药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中国,即相当于中国的晚唐至北宋前期,诸多阿拉